



序

積於中者之謂道發於外者之謂文有道有文然後
可以為君子道有用舍文有否泰然用舍否泰在命
不在道與文也君子不以其命之窮而輟於為道道
之不行而不廢乎於學文故雖身危於當時而名顯
於後世者由此也河南穆公諱修字伯長天平人少
舉進士有名廣場中

真宗封泰山之年詔齊魯諸王以經明行修公實在
其選越三年就銓調補泰州司理參軍居職以直自



任無與合者人皆憚忌卒誣之罪貶池州再逢恩徙
蔡頴二州為文學掾卒不復用明道元年秋九月終
於家如公可謂命之窮道之不行也已而未嘗廢文
大凡有作莫不要諸聖賢而立言合諸仁義以為質
平時所見於簡策者殆踰數十萬言時人得之且愛
且學及公之歿無擇求遺文於嗣子熙得詩五十六
書序記誌祭文總二十與無擇所藏增多詩一十二
書序各一又從其舊友而求之往往知愛而不知傳
故無獲焉姑類次是以為三卷題曰穆參軍集云時

經鉅堂校錄

慶曆三年春南康清脩閣中范陽祖無擇撰

穆參軍集卷一

河南穆修伯長著
范陽祖無擇擇之編

江南寒食

江城水國春光饒清明上巳多
招邀花陰連絡青草
岸柳色掩映紅欄橋
歌調嘔啞雜吳俗
髻鬟疏削傳
南朝誰憐北客歸
未去楚魂湘魂惟暗消

送毛得一秀才歸淮上

江天梅雨盡蕭蕭
送別愁吟白紵謠
處士才高融未

薦騷人魂斷玉方招自傷樵驥心千里空羨溟鵬志
九霄酒罷征鞍迢遞去不堪回首木蘭橈

其二

君歸迢遞淮南路我客蕭條秋浦城惻惻相看復惻
惻行行送別重行行途中猿鳥哀聲斷馬上雲山遠
碧橫富貴躬通俱未決直傾樽酒沃離情

食魚

南有嘉魚異常趨四月期江天專伺至煙網密爭垂
作戲汀蘋末初循水荇涓競搖輕舫寬罩碧連漪

經鉅堂校錄

占浦搜深藻空波出素鬣數頭餘赤質二色類銀姿
貨鬻斯為切鮮腴敢暇知青錢邀價值華屋市新竒
珠沫緣條吮霜鱗逐刃墮扣顱瓊聚骨剖腋錦分肌
味佐芳菘惟香參苦笋宜羹甌融膩玉膾筋骨一作
寒絲湘鱠非吾侶河魴孰與夷薦新奚尚鮪稔毒即
殊鱖鱸訝休官易鯖嫌醒酒遲自當頻佐膳所惜易
過時

魯從事清暉閣

庾郎真好事溪閣新新開水石精神出江山氣色來

疏煙分鷺立遠靄見帆迴公退資清興閑吟倚檻裁
送葛源之太和主簿

勿歎從卑位聊欣適去情愁風九月急飛鳥一帆輕
鱸斫江鱗活杯嘗楚釀清歡一作華莫回首寵辱正
堪驚

送靈師歸吳

靈師殊可尚頗不類浮屠託跡雖依佛留心獨喜儒
風塵倦京洛水石憶勾吳破寺松杉老南歸舊隱孤

江南春

經鉅堂校錄

杜若溪邊待釣船怨紅傷翠助鸚鵡戰回春事青蒲
劍買破韶光綠荇錢千嶂遠回芳草國一江晴浸斷
霞天未知多感多愁客何處偷尋甕底眠

寒食

江邊又寒食倦客柰離襟恨滿王孫草愁多望帝禽
雞球輕薄事歌酒宴游心盡付吳兒輩惟知屏跡深
江上送陳翹還無為

江上寂寥春雨晴江邊冉冉春潮平相逢未盡斗酒
醉相送又速孤舟行篁竹窮鎖秋浦郡煙波渺隔無

為城音塵兩地不千里勿負使君金玉聲

殘春病醒

風簾窸窣燕啾啾臥對殘芳起鬱陶乍困游車一作鞍
春尚在未扶醒枕日初高煩腸屢沃痛難解病髮慵
簪癢更搔欲為風光輕賦別正無膠賴染江毫

書事覺菴

惠澤涵濡四海同微生曾莫預昆蟲不參品物陶鎔
外獨作窮人蓋載中深窅已顛猶磷石危苔將籜更
推風一家寄命嗟無地何負明神與上穹

經鉅堂校錄

和毛秀才江墅幽居好十首并序

滎陽毛生有墅在宣城之南陵嘗作村居詩十首
其詩用律格五言四韻每篇皆同上之一句元和
長慶間詩人多是體生之往還躡而和者數人暨
攜北來出以相示予諷其篇而悅其事既恨未得
往從之游喜用其韻而繼之得以盛言生所居之
樂宣城實江外之郡而墅且在焉因首用是句
江墅幽居好當門看水田鳧鷖閑夕照秔稻秀原煙
野屐無完齒山衣有敗肩遙聞雙闕下蕭鼓樂豐年

其二

江墅幽居好南塘枕野亭菰蒲顛風綠菱苕蓋波青
繁葦一漁艇翹煙雙雪翎相攜二三叟扶醉不曾醒

其三

江墅幽居好溪山數里長徑通茶隲綠門枕摘園香
籍石還勝榻聽松不讓篁閑游驚里巷自作隱淪裝

其四

江墅幽居好老農時款扉濁醪尤共醉野話坦無機
小雨欲到檻竹風先滿衣溪南秋更樂稻熟又魚肥

經鉅堂校錄

其五

江墅幽居好賓來定不愁酒釀新出壑魚活旋離鉤
移席追松影調琴和澗流陶然方外樂名教繫何由

其六

江墅幽居好柴闥帶竹籬田頭餉耕後樹裏灌園時
鄰靜鳴秋織樵閑對野棋抵噦非我事大笑引蘇錐

其七

江墅幽居好何妨鄙事添神隨山父賽筮學野人占
露草牛羊喜秋霖黍豈嫌短牆衰柳下寒水牛渠淹

其八

江墅幽居好名山對九華疏篁十餘畝古屋兩三家
碓下雞爭黍籬根虺逐蛙水邊閑送目獨鳥在秋槎

其九

江墅幽居好身如醉伯倫浮名拋可得荒宴罷何因
酩酊乘藍輦逍遙岸角巾人間莫回首容偽不容真

其十

江墅幽居好人閑晚最孤魚臨溪樹釣鳥隔水煙呼
野竹掛薜荔山花睡鷓鴣畫工能狀出不數輞川圖

經鉅堂校錄

燭

一箔珠簾掩映垂房櫳清染麝香枝佳人盼影橫哀
柱狎客分光綴豔詩禁鎖翠明初唱漏宮窻紅短尚
圍棋長宵且秉歡游去無限風情見古辭

過西京

西京千古帝王宮無限名園水竹中來恨不逢桃李
日滿城紅樹正秋風

賦催妝

嚴妝應在繡閨中似鬪春芳折曉風試問天桃臨碧

詔何如豔質對青銅

送孫立東游

詩筆知名曾苦刻文章多難久漂流
睢陽縱酒黃金盡提劍東方暫一游

村郭寒食雨中作

寂寥村郭見寒食風光更着微雨遮
鞦韆閑垂愁稚子楊柳半濕眠
春鴉白社皆驚放狂客青錢盡送沽
酒家眼前不得醉消遣爭柰惱人紅杏花

清明連上巳

經鉅堂校錄

改火清明度湔衫上巳連芳辰來屬續游事因聯翩
酒帳經旬直花司併日權俠兒狂不足猶恨促春妍

合歡芍藥

董風對拆香心破浩露雙滋粉面新
油壁車中同載女菱花鑑裏並妝人
皇英帝子鍾遺豔琬琰宮姬託後身
誰道獨呈芳瑞晚也勝常調牡丹春

故侯園

池館朝來瓦礫存路傍看取故侯園
身前便作荒涼計祇樹芳菲不樹恩

送定師南游

營營學佛徒皆喜嘗吾道憐師獨異羣儒藝知探討
誦詩三四章往往見辭藻玉璞在琢磨不難成至寶
知予本好古心服仁義老勤請送行詩安足慰枯槁
別時汝潁路涼葉經秋早南游何當還江潭無限好

送人至邊寨

豈憚河湟遠男兒效主恩窮邊人不到孤戍自分屯
馬放胡沙暖峯傳塞日昏軍前初謁師戎服走轅門

巨盜

嗣皇登位始凝旒巨盜尋并相印收漢室有靈誅賊
冀舜廷無恙放山兜援狙豈稱周公任豺虎猶寬巷
伯投願斬都衡謝天下不然何用正王猷

汝陰偶書呈一二知己

汝陰窮掾計何疏四千無成坐諷書不務功名師擇
補買切闔獨將仁義守遽廬敢同賈傳希前席况異鄒
生託後車除泥諸公時一醉等閑猶且忘歸歎

除夜

燈前清淚落衣間守歲分為客是閑老母今年七

十壽觴爭忍對慈顏

城南五題

郊步

野水岸邊逢草歇
平林煙畔逐花行
雨晴南陌塵埃
死倍覺風光奪眼明

獨游

水曲林幽獨杖藜
鄂筒香入亂花攜
輕肥不得尋春
意動要笙歌逐馬蹄

貴侯園

經鉅堂校錄

名園雖自屬侯家
任客閑游到日斜
富貴位高無暇
出主人空看折來花

朱亥墓

閑登朱亥游俠墓
却望梁王歌吹臺
臺上墓邊芳草
綠游人心事立徘徊

玉津園

君王未到玉津游
萬樹紅芳相倚愁
金鎖不開春寂
寂落花飛出粉牆頭

燈

杳杳有時當永恨依依何處照閑眠靜臨客枕愁寒
雨遠逐魚蓬耿暝煙纖影乍歌還復立冷花時結不
成圓銷魂猶憶江樓夜曾對離觴賦短篇

登莒子臺

莒國丘隴在莒臺荆棘深憑高一極目懷古重傷心
平楚蒼煙暝遇風白日沈誰論客懷抱灌木自悲吟

希言官舍種花

纔初看君栽小園已報新花著桃李感時賸物情何
多發詠長篇託興比為言桃李富華實君子盛德尤

經鉅堂校錄

所似藉藉相倚臨芳辰輔導春功如宰揆旁有百卉
爭妍舒特煩化匠施剗剗刻鏤文也誇紅鬪紫亦可憐各
事繁華一時爾繁盛寧將此花同令人慕翫狂不已
羲和奔御催春歸祇得銜杯且歡喜君看灼灼枝上
英半雜泥塵成落葉盛衰不獨草木然人事悠悠盡
如此

登女郎臺

臺前流水眼波明臺上閑雲鬢葉輕莫把姑蘇遠相
比不曾亡國只傾城

其二

女郎名字本風流好與州人作勝游
儻使此臺呼醜女汝陰城裏一荒丘

友人燒筍之約未赴

久約燒林筍何時會勝園未嘗清氣味
每厭舊盤飧漸痛煙犀老方憐露景繁
如何玉川子苦惜籜龍寬

別穀熟尉李七同年

騎驢登縣門肩肩復何言留館竺乾舍
屢攜梅福樽凶荒歧路梗冰雪歲時昏
明日別君去依然蓬跡奔

經鉅堂校錄

樊博士化州監鹽

鹽醜已非職况復極南之莫識州名化
徒聞水涉灘樹驚人面果俗駭鳥言夷
去去惟強飯微還歲可期

丙寅春雨

天地開春暉羣陰爭闕之行行二月路
寒威切人肌淫雨恣凌虐淹旬下無時
頑雲掃復合直向平地垂蒸人共愁歎
萬物皆瘡痍衆木有芳華推沮不得施
青芑斂絳萼同向枝上萎民麥悲已病
泥中聊參差嘉穀失播種雖晴諒胡為
蠢彼田中氓豈惟念身飢

州縣責常賦嗷嗷訴之誰幸不為盜起多應盡流離
吁哉致此異其咎安所尸悒悒窮巷士屏身伏茅茨
讀書抗前古得失心頗窺天理不難究可以人事知
且欲上其說懼非己所宜有職彼尚默未當僭汝卑
勉汝無妄言言出禍汝隨誰識此懷抱獨自空嗟嘻

贈適公上人

喜得師消耗從僧問不休苦吟成白髮多病寄滄洲
道氣閑尤勝書鋒晚更適相思二千里阻別十三秋
六合勞生耳休追萬事不雲羅荒蕪隱知友落新丘

經鉅堂校錄

想歎歐生逝應聞李氏憂

師曩授國子博士李公深
遇實與其子之奇相好李

博士去予得無悼念尋思祇如此必竟欲何求未即無言問方
期勿藥瘳終為高少約築室共夷猶走久有高少之
志去將有期因

借招師而
偕往也

一百五日同周越陳永錫游吉祥僧舍

痛飲方期數百杯尋芳何事又空回花愁酒困春無
着却訪野僧蕭寺來

題李士言秀才別貯帕

蘭薰麝裊輕綃帕畧許攜持又索還題破白雲深有

意要傳消息到巫山

南陌

南陌一雨後東風三月天殘花亂芳草輕絮散春煙
景色真愁絕歡悰重棄捐張張有餘恨醺醺詎能捐

雨中牡丹

萬金期勝賞三月破穠芳妒忌巫娥雨摧殘洛苑香
怨啼甄后玉寒出貴妃湯掩斂無聊極誰來替斷腸

聞報自崖徙雷成一章

從來崖貶斷還期聞徙擊雷衆共疑却訝有虞刑政

經創堂校錄

錯四山何事不量移

秋浦會遇并序

大中祥符五年為海陵郡司理參軍居職以不能
俯仰自全不幸為姦人所伺誣構以事因被罪南
謫為池州參軍貶斥中且聞所天之艱朝廷以罪
犯不許奔哀窮寃悲苦生人所無寄一室於浮屠
宮闔戶自日外絕還往留歲餘遇赦聽以所釁聞
將示之宥俱待命者有前泗州錄事參軍清河張
木亦受譴來是州前赦一月至與之居泊比接既

相弔語且悲且歡張君簡篤有文信義人也自是
游處以日兩相款慰若忘窮否之為爾予自至以
艱憂中目不復視文字矧為聲偶之辭乎逮此竊
有北歸望且感張相遇憂患間因思非言無以道
厥事聊用拾之為長詩一千二百言匪以言詩也
摠憤悒之辭也池州古秋浦地命為秋浦會遇詩

云

齷齪幽遐地栖栖會遇人窮愁艱理勝羈旅易情親
豈意當漂謫茲諧卜並鄰温温窺表粹晏晏奉嬉頻

經鉅堂校錄

直道談端闢橫流語下堙綺文何斐疊瑰行亦璘玢
敦分初投漆交言乍飲醇操心忠義合開口肺肝陳
共昧隨時理俱成迷患因禍來非造次語及自酸辛
衆奮漂山舌孤縻坐獄身詆誣惟臆臆鍛鍊止逡巡
囚任棺桐躍冤寧斗劍伸君牽一作懲成狠翟張君之
淳者深鍛鍊我患構姦秦秦應者本以嶺南小吏承
其獄而成之攝州縣久而得真命官年
七十餘通判是州為人狡多刻多疑納郡細之譖以
予嘗歎慢之會守郡者疾病諸從事皆他通得久專
郡事遂與其巧縱銘刀筆幽爭調鬼神精誠懷皎日
下搆予之禍
悲憤貫高昊素誓端清檢期無取玷淪斬芻嘗鼓篋

臥藁先書紳側壁疑曾辯鈞金法所循得情奚示喜

伏念不忘旬粗評評去三章直何辭一馬負決曹誠

自任今之司理參軍蓋古之決曹也司舉仰誰倫錄事參軍唐膺破

歲姦柱網埋剪暴輪存心固慨慕有位敢希遵驥駮

程初發虹蜺氣未振沮磨圭失色萋菲錦爭新肯或

竒虛刃翻成害實賓木招孤秀伐珠掇暗投噴跣躄

同非聖敦弊眾忌洵棘心終妒蕙蓬首不羞螭冶媚

皆狸貉跳梁並狡婉不無嫌虎據的是惡鷹瞬合力

邪攻正連謀偽訾真蠅聲移枯楫渠列蟻漏塾嶙峋

經組堂校錄

抵玉為凡礫摧松作弊神推埋智直墮排陷堵潛填

涉鄰卑濕終投誼憂愁遂放均籲辜賒蓋幙照覆隔

蟾跋流落窮山崦夷猶積水根望家惟霄泣向國祇

低顰艱毒天崩杞謹中間朝邑遭危歲在辰以丙辰

至庭闈偏岫此伯仲邈瓌璉未鴟夷死慙如渾

敦罵睚眦搖尾獸宛轉曝腮鱗口歎棲遲郡尤居家

寞濱土風傳細碎心事遘凶屯口郭周口援人煙簇

野津賈搗通劾越高飄徹甌閩谿婦收菰米村娃貨

竹薪回頭波渺渺動口石磷磷再見來巢乙玄鳥頻

聞入市寅搏虎每入去市滿林垂嘯坎當面走驚腐水寺
傳將久沙禽漸欲馴無心從碌碌任志守諄諄早作
慵泚盥宵眠口歎呻札牀閑筆格窓牖亂書筠舊葛
那支暑負口口續晨未嘗游井閑况復出城闈悒悒
危腸潰昏昏病目睵梅蒸衣醜黠瘴觸面鰲皴未免
雞猜鶴徒希鵲庇鶻素鵝求庾悅碧鶴事韋詵詎識
開三雅奚論指一困歡無官局事病免府趨塵避路
深藏拙忘機獨任純鳧輕飢鸞驚鴛鴦諂瘦騏驎瑕謫
連城寶鷲疑照席珍泥蟠玩肆若塗曳蝦嘲頻機弛

經銀堂校錄

千鈞秦音着剛推百鍊鎖愠憂宜悄悄讒忒更狴狴
平聲近歎非辜者還稱被譴臻堪持言自解姑以命
相詢頃覺窮通外殊驚得喪况平豈煩懷魯汶并說
忘岐幽茲共追隨日時逢景物春雜花明浦與細草
染郊吟音珍繡羽來穿柳妝鬟去採蘋畫船江泛泛
銅野野蕭蕭於中切荷芰卷生渚蕪菁秀出隣音鄰叢
暄茶正發秋暖稻初勻遠步尋芳汪閑留坐翠瀕小
蠻聊倒榼獨繭暫垂緜煙杪聞帝魄沙墟遇祭嶺道
宮披古碣僧閣凭雕楹音循滯迹慙魚鳥梁蕭方等
云吾嘗夢

為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歸懷謝也何優斯類良由吾不及魚鳥遠矣

若尊後魏王肅事南朝好茗飲又重尊美及北還誰

憐秦逐客自恥晉縲臣學憶居州里文曾力組劍曹

倉祛秭稗任苑薙荆榛壯節輕宗慙奇才轢卞彬賦

豪搗藻繪詩墨灑玼琳始角詞場勝爭馳義轂鞞戰

瘤知景陷盟手敢他拔勇俟邀圭爵功期取鼎茵鄉

書先鶚禰省薦半龍荀藝竊登廷試名叨擢帝宸闕

嚴趨紫貝陞峻拜蒼銀變化初飛壁埏和却在釣三

年紆選調一命就陶甄允驟司圉圉卑纔服煥珉上

經筵堂校錄

察非遂霸同列異起均介立傍無援陰排密有黃隄

防難少戇域河亦多迤繳已能傷雁罟仍未放麟踰

年留異域肆會奉嚴禋仰問蒼蒼理難窮蕩蕩仁良

圖君未聘薄命我方湮蓬藿何當返蘭葵自可紉看

疏調旨膳春稅給租緜寄傲丘名麥遺滎野號莘退

藏師李謚貴顯讓顏竣躡跡三高士追狂六逸民耕

臯營酒秫樵谷訪琴檣畚土封花塢誅茅出果榛前音

繇此園中持鉞鋪林下設置民至理鵬齊鷗浮生菌

等椿未甘捐糞土所幸曳絲綸南面同堯禹嚴廊即

甫中國應容一叟鼓腹得還淳

穆參軍集卷一終

經鉅堂校錄

穆參軍集卷二

河南穆脩伯長著

書

答喬適書

月日河南穆脩白秀才足下近辱書并示文十篇始
終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嘗見人言足下少
年樂古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輒輕信人說今
遂果知足下能然蓋古道息絕不行於時已久今世
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可目淳軌濫

轍相跡而奔靡有異塗焉其間獨以古文語者則與
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為迂則指
以為惑謂之背時遠名聞於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
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無自知之明守之不
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息焉且復
去此而即彼矣噫仁義中正之士豈獨多出於古而
鮮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
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於古文矣其書
之問則曰將學於今則慮於淺陋將學於古則懼不

經鉅堂校錄

取名於世學宜何旨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
為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古於仁義
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無惑於中焉是
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棄於時者也何足為人質其
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從事於不急之
學知舊者不譏其愚且顛或謂之為好古焉故足下
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求其類乎可不少復
其意耶試為足下言之夫學乎古者所以為道學乎
今者所以為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

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
行夫道者雖固有窮達云爾然而達乎上也則為賢
公卿窮於下也則為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
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悅乎親而勤脩乎身窮也達
也皆本於善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
反於是也達於上也何賢公卿乎窮於下也何令君
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
所悅乎親而脩乎身窮也達也皆離乎善稱焉故曰
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

經鉅堂校錄

無其名則窮不失為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
失為小人与其為名達之小人孰若為道窮之君子
矧窮達又各繫其時遇豈古之道有負於人耶足下
有志乎道而未忘乎名樂聞於古而喜求於今二者
之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寢微浮躁之氣
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嚮在固守而
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立乎名之大者
矣學之正偽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不宣某
白

上大名陳觀察書

觀察閣下修膏病近世以來文武異道將相異材為弊於時久矣古之所謂文武之道蓋一道也但治亂之用殊所謂將相之才皆通材也由出處之寄異未有不達權謀而名能相國者未有不明學術而名能將兵者則古之取將相也率由文武之道一焉近世則不然謂儒為文謂卒為武苟登之為相矣則不復寄以軍武之任而曰此文人也不足語以武苟拔之為將矣則不求以儒術之學而曰此武夫也不當責

經組堂校錄

以文時既擇將相之具不同人遂目文武之術為異時之所以不得其人人之所以不盡其用其弊皆出於此乎修膏願識如古之賢傑之人文究經綸武洞權變弛張諧物理動靜應機會陽開陰闔與鬼神造化爭其功用無所施而不得者如此之人逢其時運其才出入乎文武將相地使粗魯匹夫號名主將者觀之聞之色死氣喪俯首聽命知將帥之道不在乎彼而在乎吾儒也豈不偉哉求之當今他未獲覩惟閣下之才德風略於斯有年矣伏惟閣下名極而望

峻識淵而量閎視鼎甲之第於當年若拔遺物之易
蹈霄漢之衢於平昔如馳坦途之速周歷清美深集
禁密言蔚典冊筆動雲雨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共言
閣下之文章真辭臣矣一旦奉明詔去內廷統將符
分廉問奠枕收倚來藩北門命下之晨威聲四出當
斯之時天下之人又言閣下之氣帥真將帥矣天下
之所以稱之如彼者何如此者何非私言也抑以閣
下之才全能鉅無施不稱文德武備靡不在躬也附
衆卻敵靡不如意也以是而天下言之尔然則雖古

之賢傑復生諒何以加此修可不嚮風馳想氣激神
竦求一識大賢君子之風采忽不自知其貧且賤羸
糧躡屨來及魏都亦既至止復徨徨躑躅不敢徑進
則訪謀於諸府僚從事或有言曰公性嚴急難犯也
或曰公性深沈不測也始聞之甚惧且疑徐念之則
悟以解曰彼言公嚴急難犯者甚非也公方負天下
文武之望以賓接士大夫為切務顧肯肆嚴急難犯
之性損其容納度量乎斯不然矣彼曰深沈不測者
宜有之凡大賢君子動作施為皆不使人窺其涯畔

今公柄國重任殿河朔上流禮接邊鄰鎮靜方域非
深沉不測其何以制遠御衆乎苟行事深淺動為人
料其孰曰大賢君子乎其深沉也則宜矣旣以是解
之因從而語曰夫深沉不測則臨事好思臨事好思
則心存默識今公誠如是則實不肖進於前必有所
取捨矣宜乎小人萌進見萬一之望焉敢用致書數
百言於左右以為請見之禮俯伏祭戟之下以俟進
退之命閣下賜与之見則敢進見實旅人寒士之幸
也不賜与之見孰敢求之見蓋羈薄之命不獲過於

大賢君子之知矣窮達進退庶卜是日敢不惟所命
之伏惟少賜憐察幸甚修恐悞再拜

上潁州劉侍郎書

月日某謹齋戒擇日裁書百拜有聞於密學侍郎閣
下其竊惟哀矜惻隱君子之常心困迫飢寒小人之
切患倘以小人困迫之患仰扣君子哀矜之心苟君
子不聞則已其或聞之則必動於心大則必見於色
當為咨嗟慘怛憫而矜之雖未知必假之大恩与否
其無拒絕弗顧之理明矣某是以不敢疑悞期得懇

於府庭之下庶窮悴之情少或布聞於左右知獲贖
犯尊威之罪而難用默默自己者其勢與誠危且
窘也某死罪死罪某以大中祥符初竊進士第解褐
為泰州司理參軍時年齒且少心壯氣銳實不能與
俗相俯仰謀為自全之道卒以是累一旦挂於刑章
毀官喪祿示為敗矣於今十年初為池州參軍日屬
所天奄歿朝廷以始得罪謹不許奔憂時國子博士
辛公辛公即公之外舅也方為是郡哀其艱窮窮處特以事聞
果允朝旨聽其北還因獲生見老母稚弟於京師不

經堂校錄

然非辛公之力將以悲憂死諸江外常念辛公之賜
厚矣某家園素來貧虛歸不足以給養其生奉老母
既茫然無依因即栖於京師亦無他圖以其都會之
地平生游舊或時得逢悲其窮者輒有分濟至將丐
四方大抵取塗似便以故久寓京師用不能出家雖
寄託京城身常奔走道路老幼十口食於一身遑遑
終歲且不能周其饘粥今春國家恩詔特下失職尤
累之人許以自新由是某竊有祿食之望半年住京
延何一命雖室有十錢之物亦盡為薪米屋直之費

無何二月之詔裁寢某嘗与十一人同詣宰相披告
其下五人獨得從自新之典惟某六人復寘散地但
某受是命抑不敢不知幸焉文學掾古之美名汝陰
郡今之善地守茲郡者復朝之重賢得古善地而事
重賢信為幸矣然事有便於名而不便於實安於公
而不安於私者雖聖人將不能以居焉某昨自趨府
之後退伏逆旅舍中所相親者惟形与影每念高年
之親旁無兼侍計日所食殆絕而莫續念之至此則
不覺心目俱斷涕沾於襟將為之柰何因自謂曰憂

經堂校錄

思無益也今為孤親之計莫如直以誠言於旌旆之
下使大賢君子察而知之然後乞告歸養以慰倚門
悽悽之望將無不可者故官無職事所守俸不救於
口腹賴土昔未嘗游且無可及之門是乃真人郡中
之長物尔久留此將不難死於窮餓一身窮餓而死
可也如老母何如幼稚何是以不得不以誠而自陳
所為以小人困迫之患扣君子哀矜之心識者必不
謂之逆理而動惟寬明仁惻矜而察之優而容之不
加大罪則生死幸甚情志殞迫辭無緣飾干冒尊聽

憂灼失措某頓首

上監判郎中書邢

月日具官某謹拜手書於監判郎中執事某為兒童時多依外門祖氏家由是得服執事之名久矣逮十歲許從先君官南北則不常其居年已長卽入舉子場干時求進為人事羈束皇皇汲汲至於今不獲拜盛德於左右往年見先君聞執事拜官寵澤優渥時謂某曰昔日汝外王父屢與吾言及其僚友家子弟敦偉可器量者獨曰邢君久遠職位不同吾輩幸記

經筵堂校錄

之今誠驗其語汝外王父可謂知人吾為太學生時亦嘗辱邢君游他日汝見之必脩子姪禮小子奉是言不敢遺忘於時某方再舉於有司雖一名似失所望其後選授泰州司理參軍區區曹掾未終秩而禍患繼作所天奄喪艱苦無訴去冬適自南歸一家貧寄京師薪水不給老幼數口嗷嗷待哺相視未定放奔走於外以謀其食越春涉夏無時少息所以未遑進見於執事者蓋此也近日思京城都會之地苟無俸入儲蓄之備未易久居方謀今秋將家還汶上鄉

里葺先人故田以奉老母之膳因自為息身之計既如此卽望執事之明愈將無及矣重念先人忝執事疇昔之舊不能當此時一請見門下是自取疏外於長者而不行先君往歲之命也前數日竊不量度遂造於門館既獲以名通伺命遷延間蒙執事辭以他故徬徨引退愧生於顏歸自思之曰執事所以拒而不見者責其進謁之晚故也執事其實未盡察知亦宜乎責之以晚也某又豈敢以不見望於執事雖然苟默而不以言自辯其所以進謁之晚之故則是終

得罪於長者是以為恥今盤桓忸怩數日而復進其言庶幾執事覽其言而盡賜察知或哀以故人子而命之見則復敢以見如不命以見則終不敢見惟執事亮之不宣某再拜

序

唐柳先生集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勝而彊雄歌詩道未極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

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詞嚴義密著述如絲能萃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先生之文則誰与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祇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志欲補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齋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室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殆二紀外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

經鉅堂校錄

不大擢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與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攷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廟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錄為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者多矣姑而饜我以韓既而飲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則求踐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

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

送李秀才歸泉南序

景德四年與泉州進士李君相識於京師游處且久於時予與李君俱少年有壯心操紙筆入都省應主司之試躍躍有矜負之色窺科級豉仕進自期待者甚銳明年春不幸則皆無成以罷後月餘遂各去京師而歸其居地既遠且絕不相聞知如是別者十一年始復會於京師得一舉酒而相歡對一語及往舊事恍焉不啻如夢而老而心衰則相與皆然也予中

間雖僅成一名今又失其祿食子則猶舉於進士場中嗟乎予與子鄉之志願百莫從其一二而竟能度十已得其六七信乎人物於天地間甚易老且死耳別十一年而一相聚顧昨日之少壯忽已凋耗今聚未久而復別別聚苟又加如是知他日之相視復不如今辰之視昔時也必矣今予別我而歸我眷眷不能已者其以故人也其俱不得志也其相遠而難相聞也其會之或賒於前也其將為之柰何請且序情而歌事以為子送詩云

閩越子所家告以歸期征別語黯將發憤氣一作鬱
以盈男兒志未就口腹常不營胡為京城中日與芻
豢爭隋河二月路柳色傷遠行十千大梁酒金壘為
君傾酒酣徵悲歌衆坐皆簪鷺去矣丈夫別安事兒
女情

張君字序

春秋之法書字為褒有以知君子之尚其字也然則
古之名與字必相配字者所以表名也清河張君名
始字友直猶以其取義未安也而訪之僕辱其久游

經鉅堂校錄

不獲讓為一作馬一作徐思之因請更字曰元膺方前字於
義為洽而又正與名會且元為長善則仁義統稱士
能膺之行孰大矣張君以辭學累奉進士始得明之
定海尉祿雖卑才不踰其一有職與其位甚尊而才甚
愧者孰賢愚焉予既為述其字又以勉其行故為之
叙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為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之者其長之所專也
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有悖於

理知而必言此已所可為尔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
哉苟上無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為其佐者罪
先及之故曰為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
曰盡其職而已矣居上者賢已當公而正之不賢已
當直而輔之輔与正非已之職欤正之而不從則難
獲罪乃有之矣於其職也實無媿焉今之從事於二
者或莫率是道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上者其人果
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為
人佐遂能無一言為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即強出

經鉅堂校錄

白黑以紛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人上者其人果不賢
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為
人佐言不吾取事不吾專力与為敵徒速悔累曷若
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
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
隨惟職所宜而已矣魯君以辭學中名自邑佐而游
郡幕皆有所稱今將復佐於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
也方聞其長則天子諫臣賓接僚屬當獎正与直用
是知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於理予見南海之

政獨進於古而荒夷之民大決其惠也

送李秀才應陳州舉序

陳許於京師猶唐之視同華實四方藩輔之府來鎮其地者常自大官出故每貢士歲進士獲送名於書者其榮與王府偕上之四年太傅隴西公領陳之二年也隴西公之賢時莫不聞禮才接善博收而廣納不以位望驕物四方之士走陳而獻藝求願日伏於門進士李生諷前一年嘗自蔡往以其業脩請謁禮一見獲遇甚厚自是復歸探學尤至益有聞焉今茲

歲會群選舉生將韞挾其技舉於陳同儕輩欲生留於斯者或解以他語予謂李生是奔往得宜者三焉隴西公喜能樂善固材駿所歸地首藩輔其名蜀易發而光且復聞舊貫在焉有是三者可無行乎其戒子僕其秣子駒吾將餞子以壺而送子諸塗

送呂公初序

為善汲汲於報報未至則更而去之末哉學者能顯窮一致蹈道自樂而不變庶幾君子之志者邪與其達而安不若困而固之之難也公初生於儒門庭聞

道為名進士十五年僅然獲一第後數年始選得州
參軍日趨走塵土執下賤事充充乎貌顏未嘗為可
憐之意于知其道固於內外物不得間而入也不然
豈免誹怨呻嘯駭躍發於中而表之也 居職踰年
以家艰去之某予重其別先行以告曰慎無中廢則
豐報且將及豈惟寬裕於賤用哉

送崔伯盈序

士困窮而篤于孝庶民困窮而篤于利學卒利亦久
久且博哉或泰于交或數世而弗斬焉庶民日贏日

經鉅堂校錄

日陷若坳坎聚潦不注則涸故少息則急及孝之利
也蓋异于是焉伯盈篤于孝者也孝三十年而益困
未知所以為利今歲詔罷孝妻死身病子單母寄海
上思侍以孝之道用不能往因射宅州之無有者居
諸索將自穎川之伊洛走中都浮葭蕩波龍藏洎過
姑茱入吳興出谷水寧省于東安少進于越抵勾漏
圖庶民之利者將行予憲君幹于貨而落于孝故序
庶民之道以告焉

穆參軍集卷二終

經鉅堂校錄

穆參軍集卷三

河南穆脩伯長著

記

亳州魏武帝帳廟記

譙東有祠歸然宅于衍之上者粵魏武帝之祠歟嗚呼帝貫此土人始以諸生去仕為吏海內震擾羣雄並爭帝于時得乘機奮策嘯咤馳騫乎其間用能建休功定中土垂光顯盛大之業于末世焉當帝之經營征伐也表銘父子據兵河朔吳權蜀備內窺中夏

帝挾持漢室抗力三方慷慨具言則失彼也著從容
計事則走人頭顱卒滅袁而沮權備之强者惟帝之
雄使天濟其勇尚延數年之位得徐圖成敗其伐謀
制勝料敵應變之下豈江吳庸蜀不足平哉至今千
年卞有現其書猶震惕耳目聳動毛髮使人凜其餘
風遺烈矧誰之舊邦祠堂在目廟貌如生里人事之
敢弗祇畏前代帝王莫不皆有祠廟秦漢以還首事
之主得廟祀鄉里事著於時者惟高祖之于豐沛光
武之于南陽廟像咸存威德弗泯其次則誰廟也赫

經堂校錄

然有豐沛南陽之迹焉此三君者皆由微時仁思長
者為鄉里人所愛後思念其德共自尊祀之遂傳于
今不息也 真宗皇帝車駕有事于亳宮之歲詔增
帝故廟而新之容像載於有焯有耀以帝之明靈加
吾宋振顯其迹德用益具矣乎乾興元年春今樞密
右丞相清河公來撫于亳至之三日謁于祠下既退
命左右使謂邦人曰武帝廟享于此土久矣庇于尔
民厚矣水旱菑害尔民請焉疾病疫癘尔民禱焉亳
之土徼帝之福不既多乎今其廟与像則詔修之顧

惟殿內廊廡帷帳之蔽使埃壒及座延于寇冤為闕孰甚吾將自出私俸盡為具武帝洎文明三殿之帳誠言為根如彰尔民慢帝之咎以吾臨此州不能導尔民心知所奉是亦吾過故遂使告于尔民衆聞公言慙且喜曰亳民間鄙蔑有所知蒙帝之休罔識攸報為罪大矣今我公有言始克知過俾獲逃罪于帝之灵繫我公之恩是賜是賴敢不聞命即衆入請曰幸公皆許民營之願不煩公也公曰吾本率將自具既思同尔民于欲不可盡專吾当与尔民共其事即

經鉅堂校錄

以俸繕合民之用命工偕作未歲而三帳成即置其殿內有帳之号非繒帛是製而成以木者畜其久也其年十一月公承詔歸机密之地公在亳不滿歲而去既去之日猶始至之辰是歲亳人飢公至闕即上言得徙淮南數州廩米來貽一本亳人噫公之爱人甚矣使循常有位者得聞入為天子近密妻其民而去之雖草莽之不若又暇顧其飢哉公前居一州猶且勤勤為州人求福于前代帝王不懈今君為朝廷一本朝廷為親近大臣其贊帝王治以福于天下之人肖

又懈乎天聖元年二月日記

任氏家祠堂記

今上之元年尚書康懿公由參知政事出領太平郡
居一年以齊國太夫人春秋益高至陳懇言求為本
州以便其養詔尋從之于是復自鄆而即曹既至未
期歲屬齊國艱憂公即去位而以私館居則盡示絕
梁肉弗視惟菜茹食以終日公魁碩人也至是頓被
瘠毀體軀不支家人憂其憊甚爭諫止之乞稍進葷
茹以自持助公曰吾頃服從王事有家靡居左右承

經鉅堂校錄

顏情至闕違今日得

紀最尚不率盡子道耶

皆不聽越三月竟以毀瘠而不起嗚呼公其可謂孝
德有聞也矣將終願謂其季都官員外郎中師曰吾
年踰六十壽不為少官至兩府位不為輕今得收其
躬以獲歿于先人

幸矣然独所恨者不克

及吾之存畢先塋事耳吾俸賜之餘力足以奉尔其
勉之惟速去緩都官念康懿戒付刻切時雖齊國在
殞求欲居廬守礼斯亦不得即以縗服晝而從事于
外始卜其阡于曹之南近郭未及葬也日往自視樹

墓栢或數千疲心瘁躬事以遽立既而治其第之側
隅起作新堂啟三室而闢五位前後左右皆有宇以
引掖之華以丹刻之飾六年春其東行見同年都官
兄于曹一日目是宇而言願我無以致孝爰于先親
先兄將以是升畫像而薦歲時焉苟無述也其何以
貽厥聞請以是屬諸子某辱兄之命不敢讓乃言曰
茲宇之設其近于家廟者耶惟家廟事自唐人修尚
旧礼粗復其製時衣冠室龔行之始著唐德而既往
旋又廢于五代之兵自是以來將相文武之家無

經鉅堂校錄

復知言此者增築第產之盛則知患其不崇且廣終
莫患其先廟之闕而不立古君子不敢以私褻交于
神明故制器服立宗廟以祀其先示誠潔也今人既
用常所器服而又祭之于寢蓋亦不知事神之道使
士君子之祭疑于匹庶人之祭久矣倘非世蹈名矩
率礼敦教孝一作之族其孰克思之其族維何其在康
懿公之門乎康懿公姓任氏其門自唐洎五代晉漢
周傳官不息以入國朝是與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
尚書令兼中書令諱載儀同高才偉識藉問鏗世德

以約委羨廢後實有吳子五人皆齊國太夫人白氏
出兵部尚書贈左僕射謚康懿諱中正其長子次中
孚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次中行尚書兵部員外郎
次今都官郎中也最季中立左侍禁閣門祇候供奉
及兵部皆先康懿並終今從享于儀同齊國左右儀
同特立于中室以東室為齊國之坐康懿位西室而
清河郡夫人張氏陪焉兵部供奉各處二側位其烝
慈之尊長幼之序煌煌儀像堂堂如生宗屬以之視
瞻精爽以之憑附烝祠有所不潰其虔斯肅其神斯

經鉏堂校錄

饗孝之至也禮稱有其財有其禮去其時君子不為
也廟祀之事不作已久求矯行之必取世議時所牽
制禮不獨伸則家廟之名既固得而有其昭穆之位
固去因而列是以顯考王父神次不敢盡陟而時享
合叙抑有常焉矧按前代私廟並置京師今本不從
廟祿而復設于居里敢請号白家祠堂者信適中而
允時義矣噫家廟者豈可不復乎苟復之則已如未
之復則斯堂也于奉先之道得一時之禮矣

蔡州開元寺佛塔記

西佛氏法唱中夏為記千中夏先王之遺民樂聞其
法尊雄一旦從而和之棄世守常義弗顧而為其徒
者靡然傾天下四人之業胡其盛之如是邪豈佛氏
之法為能本生民甚惡欲之情而導之邪不然何以
能鼓動羣俗如趨孺令之齊一也夫生民之情大矣
聖人知其不可克也為之著禮明義以節養之使不
流不窘安其分盡其常以生死焉而不及他道者三
代之民也今佛氏之法後三代而作極其說於聖人
之外因民所惡欲而諭以死生禍福之事謂人享有

經鉅堂校錄

於其身者皆由死生往復而取之方於植物者根夫
善善以之而生於今種夫惡惡以之而出於後其為
富為貴為壽為康寧皆根夫善者也而統謂之福為
為賤為貧為疾為夭皆種夫惡者也而統謂之禍禍
福之報不移也世間其說甚懼謂死且復生則孰不
欲其富貴康壽而惡其賤貧疾夭雖君子小人一其
情也然何如即可以違所惡而獲所欲曰非去而為
佛之後讀佛之書則不可人所以悅其法而歸其門
者為能得己惡欲之心乎佛亦安能強使人附之哉

如死生禍福之說使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亦嘗言之
則人亦必從此六聖人而求之如其聖人所不及惟
佛氏明言之則人焉得不從佛氏而求之也予謂世
有佛氏以來人不待禮義而然後入於善者亦多矣
佛氏其亦善導於人者矣嗚呼禮義則不競宜吾民
之皆奉於佛也宜佛之獨盛於時也佛日益盛徒日
益繁則當有異行之士奮臂而出力樹塔廟以廣仍其
法之興就其賢而言之則隆塔廟誠佛事之末苟以
時觀之能恢赫顯灼使人見一本之起一作目恭生信則無

經鉅堂校錄

如塔廟助佛之大故雖窮遠僻阻川塗所出必有佛
之塔廟以瞻嚮於俗也矧中州近壤之衝會乎然而
佛塔與廟抑有其說中藏像事而旁棲徒衆者實為
廟惟佛塔之設常必親得佛所遺爪髮齒骨一種或
積精力所成如珠璣類者釋氏皆所謂舍利是也然
後函以金石窰音毛地而藏焉因起浮屠於上以表
識之是曰佛塔耳諸所立者靡不然而蔡州開元佛
寺其踊甍成七級浮屠者是謂葬佛頂骨舍利焉其
始自雍熙四年故相太子太師呂公為郡日其佛骨

自京師降呂公尋之去郡以屬僧志者俾後興塔于
寺以葬奉之後志方肇心會卒曰僧榮者復上承之
自是迄大中祥符初榮始再議所奉得高張二豪吏
歸入資用僅獲就事於時浮屠統基一級而已榮終
度力難以竟即又罷去於是州者釋叟惜其跡已植
而止相與謀其可以終事於塔者從寺僧海微而請
之一本無而請微起微起四字請實堪其任今塔之所以獲
立自海微力塔既立未致備飾而微歿時天禧二年
也付其事於門人永昌纂之永昌紹成師志固有暫

經鉅堂校錄

懈悉心募力未幾而闕飾云其其範鐵塗銀穎然而
擢立其端者是曰相輪其棟石甍瓦翼然而周蔽其
址者是曰散水計二事役費於浮屠亦三之一焉皆
永之為也永其可謂善維師之勤矣較三四釋之功
是則肇於志而基於榮克成於微而大備乎永其經
始營為殊先後鉅細其因作之蹟則皆有力於塔者
其所謂异行之士與塔始於大中祥符初訖於天聖
六年出入二十年之際厥有成蹟其糜用財力積剝
志至矣永師列其本末來請得以著成於記

養正堂記

韓君堯言登進士第九年始再任為泗州錄事參軍
到官之五月以解舍狹隘由視事廳一本有則字達于寢
他無宴休之地俯廳西北隅先有屋數楹已故敗就
推因令堂而新之以備其所為宴休者於時河南穆
修訪君淮上目其始立君曰為我命以名而記之即
後而言曰堯言少年以文辭上第其視富貴為朝夕
事今十年間乃猶盤回効州縣職肩肩以斗石祿為
急者公衫把手板旅進退郡庭下瞻望上官顏色非

經鉅堂校錄

為計之得矣不獨如是復為讒狡小輩走謗議其間
誼說不已所以古人憤悒脫冠委印綬不顧而去蓋
此也堯言曾不以是動其心汨汨隨波上下無所可
否獨何與將有其說人抱畜才識凡得以施用者不
有高位當遇知己去是則才之與識或不可使以才
發發輒受攻於物知乎此者近易之蒙蒙以養正之
謂焉非變通之才孰取之今堯言居是職其有以幾
乎予與堯言舊交而復同年登科不謂不知其平昔
雄逸豪偉真無顧避座有論說不輕以氣語低人至

是乃能利鋒稜截截崖岸約束若織謹男子為者終日習習守其曹事不少為俛肩動容起倦怠意真可尚也堯言既為斯堂將施名而屬予予悅堯言所守從而得堂之名即命其堂曰養正既命之必其名以為記

亳州法相禪院鐘記

古之為鐘其用大矣樂記稱黃鐘大呂又春秋傳稱師有鐘鼓日伐則是鍾為禮樂之備又為征伐之具其用之大樂可以調陰陽感人神導天地之和用之

經鉅堂校錄

軍旅可以警不軌懼不庭振邦國之威考是二者則鐘為禮樂征伐之器久矣三代之際以及秦漢皆不變其用今是鐘也專為釋氏之器亦從可知矣東漢之運將季西域之法聿來流晉宋而益崇涉齊梁而太盛率天下而從其教擬王者而闢其居無王公無士民無高卑貴賤豈不從而信奉之不從而依歸之以求其福報乎如是則盛矣大矣佛之為法也既與中國聖人之道並行於時則所謂禮樂征伐之器者安得不入於佛之宮哉佛之宮其徒羣棲而旅集多

者數百人而居之其朋既繁不常厥需將奇彼中非
言得通則必產物以齊之求物声宏達而及遠者莫
踰於鐘是知鐘為佛宮之用其在茲乎亮州法相禪
院有主院僧海宣者謹行之僧能勤以募中崇揭土
木門堂殿廡總百餘間多宣師所葺也聚徒先資
膳悉備警旦暮者其缺惟鐘州人時氏豐財好佛之
士也一日詣宣而謀曰一鐘之費其用幾何願輸其
資獨營斯善師即計其用度告之遂以錢若干畀師
復謂曰鐘之成也匪高弗居則并請為居鐘之樓以

經鋤堂校錄

此土不產美材因命僧海真南抵於舒便其材木匠
為成器而離之自舒及譙使以舟力雖皆出時氏然
能減費使事者蓋二師心計運度之謀也天聖元年
春始召鐘人興其鼓鑄液彼金錫一冶而成鐘事既
立樓材亦至建於殿南東偏居鐘於上層覺翬飛雙
藥鯨震嶷嶷崇構上凌煙空琅琅洪音遠落霄外於
以壯觀精宇於以弭令羣緇且叩焉使思其所以息
晦明風雨不迷厥時據釋氏言鐘之聲扣之可以上
極天界下洞幽泉導死者冥昧之魂出地獄沉淪之

苦故死者之家嘗賂金帛衣物求擊其響若如其說則非獨用之節昏曉戒食寢而已又復能信極苦之資助釋氏之費焉鐘不可缺於佛宮一本有明矣亦字

靜勝亭記

州郡有兵馬監押職設令代專督州下姦爭火盜洎軍籍庫兵商征酒榷之事則皆與守同管署自政賦財幣刑罰獄訟之繁則一不一本有闕字及其職位優其務守簡蓋士之階武而升者非歷勞久十餘年不被茲命凡尸之者能持謹常不失局事鉅細不絕筆可

經鉏堂校錄

否歸之州足為稱任雖材且無所施顧或每每好用自擾以招權樹威而病其職者多矣穎川陳君永錫始以公侯裔廉迹落武一再遷為右侍禁蓋漢之郎將類也來監察之郡戎為人力文服古而雅任闊達樂所守無事唯比旦一過廳還則擁書自娛常言吾職甚逸吾性加疏思得灑然空曠一字為寄適之地盡掃除耳目俗諺而休吾心為解中舊有亭其制卑而久為之易去故材俾宏敞之前教十步間夾樹晚蔬蹊果果外先峙射棚棚豈清趣中宜有哉然於亭

甚遠不大与亭害故亦不廢始存之亭成陳君謀予
以名予請以靜勝命亭陳君之飾是亭豈志於靜者
耶夫靜之間仁人所以居心焉任心而靜則可以勝
視聽思慮之邪邪斯勝心乃誠心誠性明而君子之
道畢矣惟陳君能有是道故名是亭人苟不果其道
名無益也是無實而守空器也不与夫盜名而居者
比歟後之縻斯職據斯亭者亦復能悅靜而思勝乎
苟能善矣無為自擾而病其職以守亭之名為亭之
媿也

經鉅堂校錄

明因院羅漢像新殿記

距嘗熟縣治之東南越三十里有浮屠居曰明因本
淳化中之錫名也浮屠師業者紹居之能勤飭其軀
糜懈以衰力於民之里召塑工為五百像釋謂之羅
漢者加新其殿構而納之辛亥歲夏五月告畢工師
求記之以文予儒者稱浮屠之法懼非所能請以目
所常觀浮屠者並緣土木佛事終依之為姦以幸其
身而敗汙其類者言之亦足以昭師之善矣予行天
下往見山墟林野間有級孰以為佛塔者其址之豐

若將為百尋之高或不數尋而罷有植木以為佛廟者其基之博若將為百楹之廣或不數楹而止其妻甍餘材猶棄積於下訪之其側則曰始佛之後也將欲有為於是張其勢甚盛苦其行甚篤至能黜衣退食盡用於佛初人大為傾信而悅助之貨斯萃欲斯至自是每十其獲不一入於佛常私其九以自取人復覺之信遂以衰以故卒無有立而亡去之予謂此無他也由始信而終欺也宜其言成效焉凡倡事之道已必先信猶惧人之莫應矧己為不信而欲人之

經鉅堂校錄

應世未之聞又獨釋氏哉今師營是像作是殿必有得於信之術矣不然何能遽有就之如是也嘗聞東南人尤嗜於佛至有傾貲奪產以為奉而無愛者師而後能益謹其術而待之庸知里人之有力焉不盡為師之奉也

墓誌

東海徐君墓誌銘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月得友張生道卿所錄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孝

山未即殞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期日
且迫敢述其實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
窆予既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矣
比今貴家富族將葬其先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
忌大至違禮過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
道正合士禮逾月之制此獨可尚又安得拒請而勿
銘也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藉并土之
文水逮君之考猶為晉人考出未亂而孤見教育於
李父氏既而復會朝廷以兵取太原既平大徙并民

經鉅堂校錄

入震之京輔考於其時與其族來京師遂家焉自是
得游太學為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奔有司竟不
及祿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亡再娶清河張氏生
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子曰文少卒蔚獨君為前室陳氏
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由君而下始為京師
里人凡并人其俗剝厚而勤嗇能自節損以立衣食
諸來徙之戶初雖貧劇者居久而皆為富室矧其宿
有齋者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歿貽其
規法於君君於此益為之善守者也君常念陳氏早

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弥盡其力無何數年張氏又終初君亦嘗投經於儒官馬龜符有慕仕進心至悼親之繼喪頽門中時無強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業則為不肖子因刻力事生於家非時節慶吊大事不出門如此者蓋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十七日卒於屋君凡四娶室輒先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山出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諸弟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月二十一日藏君

經鉅堂校錄

於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村先墓之次以次室李氏為合初李氏苗氏李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實禮也銘曰

惟古之葬等級異宜日月有數吾越厥期未代不然惑於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而葬順禮之軌既合既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祭文

祭第二子文

月日阿爹以果子飲食弄具祭於第二男道子之灵
嗚呼汝生而慧巖体質粹奇奉家愛憐保養甚厚始
三歲則微有知見見詩書能奈能視吾与汝母其喜
可勝謂汝他日必大吾門如何不永四歲而夭嗚呼
哀哉汝歿之辰我客京師家避吾驚不以時告我之
既還聞於中途延道哀號知無及矣但与家僕相持
殞絕嗚呼生人之理有幸不幸惟彼頑塞輒踐遐年
念汝豐完反成殤子嗟乎天道既使之育育而不長
孰如勿生免此大痛嗚呼汝舍我去無期復還我思

經鉅堂校錄

汝悲何時而已汝王父王妣旅櫬未葬俟畢先壠以
歸汝骨草瘞郊次祖母俯近此魂有依無至驚怖父
臨祭汝汝其享之號訣終天相期泉壤尚饗

宋初王元之楊大年為宗工鉅人其文章鴻麗為一
代冠冕然尚仍有声偶之習以始於对白為工至歐
苏而始遽然一宗於古足以追跡司馬班揚而上之
乃其源流則自柳穆始予幼慕二公文如世遠言
湮流傳絕少雖有鈔本謔以傳謔無由是正偶得琴
川何文道林草錄本雖非莊寫尚仍宋刻之舊藏之

篋笥久矣南北奔馳未及參校壬寅孟陬病体少間
對榻無聊翦燈細讀恍然如見參軍劉介之氣與粹
然好學深思之心諷詠玩味有味其言誠斯文之正
宗昌黎之嫡脉也惜乎存者止此無以窺其全豹尤
恨柳先生集雖有錄本而無宋刻點校之下不深望
蜀之歎是歲人日鈞謹識

穆參軍集卷三終

經榘堂校錄

穆參軍遺事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事陳圖南而傳其
學修少豪放性偏少合多游京洛間人嘗書其詩句
於禁中壁間真廟見之深加歎賞問付臣曰此為誰
詩或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是公卿何以不薦下
晉公在側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蓋伯
長與晉公有布衣舊晉公頃赴夔漕伯長猶未仕相
遇漢上晉公意欲伯長先致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
晉公銜之由是短於上前後晉公貶朱崖徙道州

伯長有詩云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見其不相善也伯長祥符二年梁固榜登進士第調海州理掾以忤通判遂為摺拾由是削籍隸池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過詩自叙甚詳後遇赦叙潁州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以於所親厚者得金募工鏤版印數百集攜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伯長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伯長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為贈自是經年不售時學者方從

經鉅堂校錄

事聲律未知為古文伯長首為之唱其後尹源子漸洙師魯兄弟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云辨惑陳搏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伯長修授李之才挺之之才授康節先生邵雍堯夫辨惑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侗儻不羣師事伯長伯長性嚴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順如事父兄略無倦意辨惑

富韓公初游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也公果禮部試下繼以賢良方

正登第聞見錄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為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儷之文故試於國學南省皆為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之自叙云爾聞見錄

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少從穆伯長為古文後登甲科聞見錄

經鉅堂校錄

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

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搏以太極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周茂叔朱晦菴記太極

河南先生師魯古文學於穆伯長伯長有文十餘篇行於世韓柳之文因伯長而後行國初知者有柳開言行錄

尹師魯傳文章自唐末歷五代氣格卑弱至本朝柳
開始為古學天聖初洙與穆修大振起之
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寢以大做本朝柳開
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
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
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
之文章踰漢唐而躡三代云

唐正元元和間韓退之主盟於文而風雅最盛寢及
五代其禮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

經鉅堂校錄

什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揚大
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詞鏤意以希髣髴
未暇及古也其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
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
逐時輩與穆伯長游力為古文士材始聳慕焉復得
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是大
有功於道也

范仲淹撰尹
師魯文集序

予識浮圖秘演二十年初見時多與穆伯長游伯長
剛峻人罕能與之合獨喜演演善詩復辯博好論天

下事自謂浮圖其學而儒其心若當世有勢力者冠
衣而振起之必榮榮取奇節今老且窮其為佛縛詎
得已耶伯長小州參軍已死演老浮圖固其分也師
魯文

歐陽文忠公論尹師魯墓誌云若作古文自師魯始
則前有穆修鄭條輩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
魯始也

明道先生作邵康節墓誌云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
傳可見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其

經鉅堂校錄

餘門人各以己之所宜者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
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有餘歲師道不立學者
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
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
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 呂氏家塾

邵堯夫先生受學於李挺之之才李之才受學於穆
修伯長穆伯長受學於陳搏希夷其所傳先天之學
具見於易圖皇極經世書故程伯淳作堯夫墓誌云
推其源流遠有端緒 呂氏家塾

哀穆先生文

蘇舜欽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於淮西道中友人
蘇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予
又次其一二行以鑑於世為文哀之先生名修字伯
長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士徒無意
處熟習評論之性剛介喜於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
合願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合古皆可錄然
好詆卿弼斥言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為古文
其語深峭宏大羞為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

經鉅堂校錄

出身調泰州司法參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
嘗以言忤貳郡者會守病貳郡者私黠吏使誣告先
生賂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貶池
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寃會貳郡者死復受
譴於朝後累恩得為蔡州參軍先生自廢來讀書益
勤為文章益根柢於道然恥以文干有位以故困甚
張文節守亮亮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以騎召先
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金遺之曰
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為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遺

者乞載名於石圖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
下遂促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人曰寧區區餬
口為旅人終不為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
置為學官者恥詣謁之遂不得嘗客京師南河邸中
往往醉暮歸過地如不省持者夜半邸人猶聞其吟
誦喟嘆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曠執卷亦出曙
用是貸其資毋喪徒跣自負櫬成葬日誦孝經喪記
未嘗觀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遺則必
為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貨

經鉅堂校錄

之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道
遇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卒吁噫天之歎文久矣先
生竟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其道宜不容於今世然
由賦數踣隻常罹兵賊惡少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
不變有孤孀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長之道竟已矣
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堂遺予欲訪其文
俾予集叙之去年赴舉京師歷問人終不復得一篇
惟有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誌蔡州
塔記皆平昔所為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近以書

使往其家且求其所著文字未至間作文哀之道不勝於命命不會於時吁嗟先生竟何為

悲二子聯句

穆修伯長
凌孟陽伯

蘇舜欽

有客自遠方來以二子說穆子疾病初家事巨細缺鄰人苦其求才翁醫師久已決案杯小大空布被旁午裂餘喘尚能鼓于美老憤知己結目淒望羊泓髡斷反絹虫憂酸繫餘生才翁嗥哮留未訣語妻後日計書策未可徹教子立世資于美圓曲勿自悅吾屬何流離衆人方草竊凌子久道路才翁十口着羈絏

經鉅堂校錄

恰旅重江間正值大饑節既無裹飯交子美疾走繼

麤糲又無執將水人及時沃枯渴惜哉損天命才翁痛

焉在親經帝胡生爾身世復稱爾傑胸伏氣萬丈子美

腸貯怒百折艱難泊風波憔悴墮霜雪久僕勤龍鍾

才翁弱女癡跛躄文隨寒餓空道與煙焰滅魂子竟

何歸子美云矣不得別長府豈無財莫濟醫藥切太

倉豈無粟才翁莫解腹腸熱天子聖在上海內濟欲

徹伊人胡不官子美既死安得活朝青與暮紫神喜

天不軋高車與怒馬才翁門滿道不絕之子苟問廁

穆修伯長
凌孟陽伯

斯民乃貪饕高亢世弗親子美方嚴鬼所掣敢言才
足珍寧免否來齧思潛淚輒抽才翁慘舊面成羣舉
目此年落側身今鄙媒箴言耳空虛子美險論口危
舉作詩苦石梁聊以慰寒骨才翁

經鉅堂校錄

跋

世不知為古文已獨為之是儒之特立者也吾見三
人矣董生當秦滅學之後明孔氏之術道曾子之言
其文甚近古也雖同時若嚴助教臯應義理于長
相如博辨無極亦自為其文而已未始識董生之用
心由東京以後歷魏晉五代而文益衰至唐昌黎公
始知尊孔氏貴王賤霸大變而古李翱皇甫湜從而
和之然其後亦無傳焉唐衰更五季其敝又甚至我
朝乃或推孫丁揚劉為文辭之雄是時穆參軍伯長

獨不以為然實始為尹師魯蘇子美歐陽公之先自
爾以來學者益以光大非止求夫文之近於古而已
蓋異端既闢則必以聖人為師不專註疏則必以經
旨為歸學均為己一變至道溯其承傳遠有端緒口
云銀關闢書售與有力焉愚嘗評穆參軍之復古以
為不在董生昌黎之下永州州學教授宜春歐陽椿
得參軍之文於其從孫化州使君淮俾零陵鄉貢進
士張 吳倫拔之不鄙 愚可紀歲月深惟會友輔
仁之義有不得而辭者爰輒書其後大不自量時

經鉅堂校錄

淳熙丁未孟秋既望衡陽假守臨江劉清之謹題

經鉅堂校錄

跋

壬戌夏日從厚齋主人攜得竹垞閱本用硃筆傳出
戊辰春王復於師門傳得義門夫子手閱本以紫
宮錠別之原書為李秉臣手校固是善本復經
再校可無恨矣吳門後學蔣啟源識於友蘭書
屋

秉臣跋語藁存此書後未經裝好恐或遺忘因并
錄於其後啟源又記

圖

經鉅堂校錄



